

叶洪◎著

外语写作中的 母语语言文化研究

How to Enhance Native Language
and Culture through Foreign Language Writing

非外借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叶洪◎著

外语写作中的 母语语言文化研究

How to Enhance Native Language
and Culture through Foreign Language Writing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外语写作中的母语语言文化研究/叶洪著.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9. 7
ISBN 978-7-5620-9112-7

I. ①外… II. ①叶… III. ①第二语言—写作—教学研究 IV. ①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58253号

- 书 名 外语写作中的母语语言文化研究
WAIYU XIEZUO ZHONG DE MUJU YUYAN WENHUA YANJIU
- 出版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 邮 箱 fadapress@163.com
-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电 话 010-58908466(第七编辑部) 010-58908334(邮购部)
- 承 印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 开 本 720mm×960mm 1/16
- 印 张 14.25
- 字 数 220 千字
-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56.00 元

本书为湖南省哲学社科基金项目“世界主要语言推广
机构的比较研究”（15YBA400）的部分成果

目 录

摘 要	1
第一章 我的写作之路	5
1.1 我的写作之路	6
1.2 赋能之路	11
1.3 作者归来	13
第二章 中国语言教育的历史回顾	40
2.1 中国语言教育简史	41
2.2 当前英语写作教育的现状及其问题	53
第三章 二语写作文献综述	58
3.1 写作与读写的批判理论	58
3.2 二语写作教学法的发展与创新	61
3.3 二语写作的创造性	68
3.4 二语写作中的跨文化研究	72
第四章 方法论与研究方法	82
4.1 作者对于方法论的探索	82



4.2	研究方法论	85
4.3	材料收集、分析和展示	93
4.4	方法论的局限性	103
4.5	二语写作研究方法综述	106
第五章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对外语写作的探索		118
5.1	“以写促学”理念及实践概述	119
5.2	写作语境：打破与重塑	124
5.3	为写作教师赋能	156
5.4	“以写促学”教学法的理论解读	164
第六章 跨越桥梁：跨文化写作教学法		175
6.1	新教学法的界定	175
6.2	“内文化”交际能力	186
6.3	多媒体创作面临的挑战	192
6.4	跨文化写作的“第三空间”	193
第七章 跨文化写作的应用		197
7.1	文化安全、外语教育与公民文化传播	197
7.2	探索跨文化传播的“第三空间”	200
7.3	中南大学英语专业写作教改	207
第八章 结 论		217
致 谢		221

摘 要

本书结合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及语言哲学等理论，以及笔者博士、博士后研究和近年来的教学科研成果，探讨外语写作中母语语言文化的教育问题。笔者以中国外语写作学习者为研究对象，从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的联系入手，创造性地推导出跨文化批判写作教学法的理论框架和实现途径，为我国外语学科建设及教学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证素材。

本书作者是一位跨越中西文化的英语教师、学者，她通过自身学习和教授英语写作的经历，探索如何通过外语写作来提升母语和目的语的语言文化水平。笔者首先审视自己如何从一个“怵写”的中国学生、教师，在国外留学期间成长为一名热爱英文写作的学者；然后对二语写作的研究文献、发展历史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结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以学促学”写作教改经验，推导出既能提升目的语水平，又能提升母语语言文化水平的跨文化批判写作教学理论；最后举例论述该理论在对外文化传播和英语写作课堂中的应用方法。

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2005-2010年），笔者从一个腼腆机械的英语学习者、写作者，成长为一个充满激情和自信的英语作者，提高了对自己跨文化身份的认识。这种转变与笔者和其博士生导师之间不间断的邮件交流息息相关。笔者将电子邮件文本视为“跨文化交流的载体”，笔者（外语写作者）和博士生导师（母语作家）在中英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建立创造性的对话，激发写作动机，提高写作技巧和跨文化敏感性。通过创造真实的学习环境和互动关系，笔者摆脱了对外语写作的恐惧，形成了富有创意、个性和活力的写作



风格。同时，笔者也增强了对母语文化的认识和认同感，形成了跨越中西文化的复合人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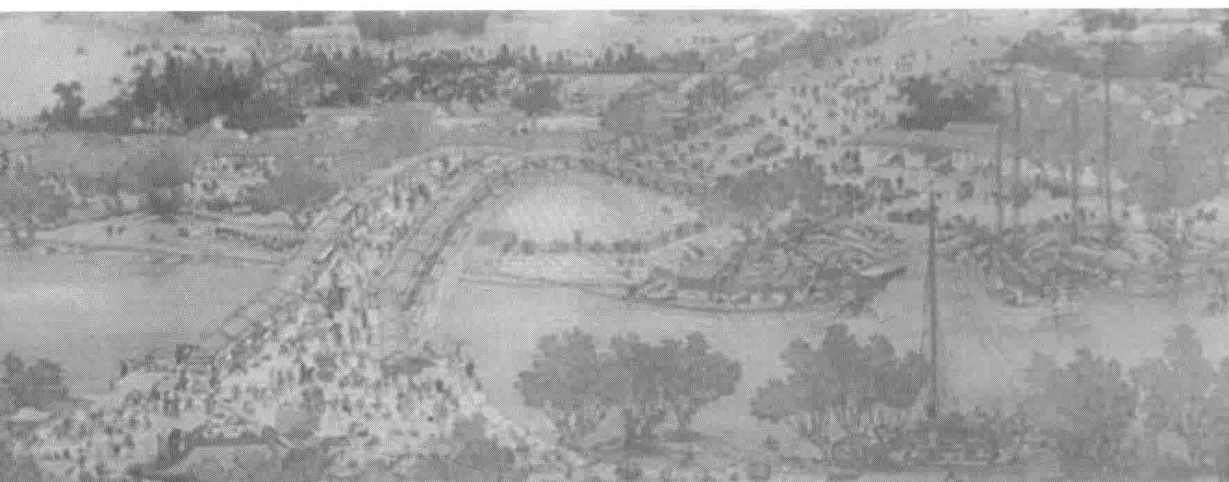
除了笔者的个人经历，本书还跟踪考察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写作教学案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王初明教授首创的“写长法”（后演变为“以写促学”教学法）是21世纪初中国最具创新性与进步性的写作教学法，其一系列大胆的教学和课程改革满足了学生的个人情感需要，打破了原有的写作语境，将学生的写作与现实生活中的兴趣联系起来，引导学生进行文化探索。笔者在该教学法多年跟踪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西方后现代社会文化理论和写作语境研究成果，从新的角度对该教学法的理念与操作进行了诠释。笔者认为“以写促学”的基本思想可概括为在后现代批判理论指导下，通过创造性地选择和建构语境因素，以达到改革写作教学和提升整体外语水平的目的。

笔者针对目前我国外语教育中存在的“重外语、轻母语”的现状，提出了跨文化批判写作教学原则。这种教学法的目的是使学生跨越母语和目的语的界限，寻找跨文化“第三空间”，提高母语和目的语的使用能力，以同时满足社会和个人的需求。该教学法从学习者的母语文化和身份出发，通过各种交互和互动，鼓励学生进行跨文化主题的创造性写作，并在双语使用中采用多种表达方式和语言形式，从而在跨文化交流中建造一个“复合作者身份”。为此，要求写作教育者以及学习者重新审视外语教学的性质、目的和内容，并通过开发创造性的写作教学法，让学习者能够在“生产性双语教育”中获得认知和情感的发展，增强母语和目的语的语言文化水平。

本书以傅莹、戈鲲化和贝淡宁三个跨文化传播典例和笔者在中南大学进行的教改实验为例，阐述了跨文化批判教学法的应用方法。首先，笔者通过三个案例，剖析了成功的跨文化传播者如何构建复合文化身份，如何采用第三种视角和寻找文化交集等交际策略。笔者博士毕业后（2010-2013年），在曾任教的中南大学进行了跨文化批判写作教改试验，旨在赋予外语教师和学生社会责任，让英语学习者超越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束缚，释放写作潜能，主要方法包括重塑写作理念、重构写作语境和重建师生关系。

跨文化批判写作法为中国英语写作教学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多种语境因素的利用以及写作中的跨文化交流不仅为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也提

高了学生的创造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这种新的外语写作教学法赋予外语教师和学生社会责任，让他们能够在全球化的环境中扮演文化外交官的角色，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传播者和创新者，增强社会凝聚力。



第一章

我的写作之路

《清明上河图》是一部耐人寻味的作品。凝视着这幅画卷，我再次陷入沉思。据说近几个世纪以来这幅作品的真迹命运多舛，许多收藏家冒着生命危险才将其保护下来并上交给了国家。我手中的复制品来源于一段邂逅的友谊。2001年我在欧洲旅游时，遇到了一位来自中国河南的游客，她办理入住手续时全部行李被小偷盗走，于是我便将自己的旅费拿出一部分帮她渡过难关，她回国后就将这幅心爱的画寄给了我。五年后，我将这幅卷轴转赠给了我的博士生导师 Trevor Hay（海雷）。我刚到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时，是他帮我度过了最迷茫无助的时光。对我来说，这幅《清明上河图》意味着祖国的文化、跨文化旅行者的无助和赋能。人们总说爱和善都是循环往复的，这幅卷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贯穿于我的所有文字，成为此书内容和结构的灵魂。

首先，《清明上河图》中，一座横跨于江的虹桥是这幅画的核心。河中一艘船的船身倾斜，眼看即将撞到桥上，在人群中引起巨大骚动。人们对着小船指手画脚，大呼小叫，桥顶附近的人将一根绳子垂到下面船员伸出的手臂上，来营救他们。船上的人拼命地划着船，试图调整角度避免沉船。我国的外语写作教育正如这艘即将触桥沉没的船，面临重重危机，需要及时调整方向或实施救援。

其次，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民族志（包括自我民族志）、叙述学、批判教育学和文化研究。民族志研究是对特定人群（如一所中国大学）的写作实践进行全面描述，强调研究对象内部之间及其与社会政治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像《清明上河图》是画家对其社会生活进行的“真实自然”的描述。

最后，本书采用“多层次叙述”的表现形式，将研究者的写作经历和写本文本、外语写作教育历史、研究文献与方法、新教学法的推导和应用典例等，交织成一幅中国外语写作教育画卷，正如《清明上河图》卷轴中的主体画面、画家手记和各位收藏者的评论、印章交相辉映，和谐地构成了这幅传世名作。

1.1 我的写作之路

所有的民族志研究都始于一个处于灵魂深处的重要的故事。

——Gregory^[1]

1.1.1 作家梦的破灭

其实，我对写作研究的兴趣来源于我对写作的恐惧。

我是中国教育的典型产物。

我从小就一直梦想着能够成为一名作家，但随着我所受的教育越来越多，这个梦想却变得越来越渺茫。

小时候的我是个求知若渴的书迷，我坚信自己能像那些大作家一样成为一名大文豪。在幼小的我的眼中，这些大作家的文字非常贴近生活，笔下描述的也只不过是一些人人都耳熟能详的事情。但是我的长辈们“好心”地打消了我的梦想，他们说写作很特别，只有有天赋的人才能“写作”，而我所学的写作不过是学写些短文、信件、报告等模式化的文章来应付考试。于是，我开始放弃当作家的“愚蠢野心”，耐心等待老师教我写作。

遗憾的是，我发现自己满心期待的写作课并非作家的“孵化器”，而是作家梦想的“终结者”。我们主要通过背诵来模仿措辞造句和段落格式，不断重复着烦琐无趣的写作练习。就这样，我心中的作家梦渐渐枯萎，但有时，小小的梦想之火突然燃起，我在写作中会产生灵感，找到绝妙的写作话题，运用疯狂的比喻或者叛逆的论点，但是，往往会被老师忽视或遭到批评。就这

[1] Gregory, E., Tracing the steps. In J. Conteh, E. Gregory, C. Kearney & A. Mor-Sommerfeld (Eds.), *On writing educational ethnographies: The art of collusion* (pp. ix-xxiv), Stoke on Trent, UK; Sterling, VA: Trentham Books, 2005b.

样，我的作家天性完全消失，慢慢沦为一个没有丝毫写作野心的虔诚读者。

糟糕的是，每当有写作任务来临时，我都会感到非常焦虑。经过漫长而痛苦地查阅资料、模板和字典的过程，才能憋出一篇干巴巴的文章。这更令我相信自己没有写作天赋，根本不可能成为作家！

但我还不是写得最糟的，在18年的学习生活中甚至还算表现出色。取得硕士学位后，我成为中国一所重点大学的英语教师。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我看到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们不断重复着从抓住梦想到梦想幻灭的循环——尽管我秉性温柔，但不觉间却成为终止学生梦想的帮凶。虽然我努力激发学生们的写作热情，并使之保持活力，但我感到自己正与一股强大的洪流作斗争，这股洪流正吞噬着我和学生们成为作家的梦想。

我急切地想重拾自己的作家之梦，也迫切想帮助我的学生找回他们的梦想。为此，我要找出这种恐惧的原因，探寻能够消除这种恐惧的方法。这促使我离开祖国，远隔亲人，从北到南穿越地球，从东到西跨越文化的海洋，开始了我的学术之旅。

1.1.2 英语写作之路

我第一次接触书面英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我就读于中国湖南省长沙市的一所小学，中国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部分早期教育也是在长沙完成的。有一天我看到一本有趣的书，红色的封面上写满了标语，年长我三岁的姐姐骄傲地告诉我那些歪歪扭扭的文字是英语，意思是：“毛主席万岁！”我惊愕于英语的神奇和强大，它甚至可以歌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1984年上初中后我开始学习英语。依稀记得当时的英语课上并没有教授毛主席的作品，取而代之的是拼写和语法，口语和写作也未过多涉及。初二的英语课令我印象深刻，当时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在英语课上开展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讲故事环节，要求学生们自己编写或复述一个英语小故事，在课堂上讲给大家听。最初几周，我们乐此不疲，但很快兴趣就开始慢慢消退，因为同学们的故事有的枯燥无味，有的含糊晦涩。这些“外国”故事中的情景、逻辑甚至是词汇对于我们来说既陌生又难以理解，我怀疑连复述者本人都对故事提不起兴趣。所以当轮到我时，我决定做出一点创新。

我打算讲一个妇孺皆知的中国民间故事，虽短但流传久远。当孩子们不依不饶地吵着要听故事时，大人们便会用这个故事来打发他们。这个故事家喻户晓，在理解层面上毫无问题，我相信同学们听到他们儿时的故事用英文说出来，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滑稽效果。复述前夜，我将故事翻译成英语，上课时我走到讲台上，煞有其事地开始讲故事：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big mountain; and in the mountain there stood a temple; and in the temple there lived an old monk and a young monk. The younger monk begged the older monk to tell him a story, and this was the story he was told: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big mountain; and in the mountain there stood a temple; and in the temple there lived an old monk and a young monk. The younger monk begged the older monk to tell him a story, and this was the story he was told...”

头几秒钟，全班鸦雀无声，当同学们反应过来后全班便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和笑声。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很有启发性的经历，因为我此前从未意识到可以用英语来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可以将英语变成自己的语言，为己所用，而不只是用它来描述远方的异国生活。此外，当我们缺乏口语练习或英语写作的点子时，可以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寻找灵感，这是多么有趣好玩的事！

我的第二任英语老师谢老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绅士，1988年高一期末，他要求我们在暑假期间写英文日记，这是我第一次完整意义上的英文写作，也是我第一次尝试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次伟大的探索。首先，我可以用另一种语言来展现自己的日常生活，比如写我养的金鱼和假期看的书，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成就感和乐趣！其次，我发现自己可以不受约束，“自由自在”地驾驭语言。

当时中国正努力向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前进，改革的思想为大家所拥护。我们在语文课上能够自由地尝试新形式和新思想，这种自由感自然而然地扩展到了我对英语写作的感知当中。日记没有课上写作的条条框框，去除了很多限制条件，我将自己的想象力尽情地挥洒在笔尖。我用一种既非英语又非汉语，而是只属于自己的混合语言书写着自己的想法。我仍记得我在读书笔记的结尾段这样写道：“In order to read far and wide, I cost my eyes.”意

思是：“为了博览群书，我牺牲了视力。”

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写作的“无法无天”，但那种创作自由带来的满足感和自豪感至今仍记忆犹新。老师规定写3篇日记，而我却主动写了8篇，而且还不辞劳苦，用父亲办公室的打字机将所有日记一字不差地打了出来（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还是前电脑时代）。

然而在看到老师的反馈上满是红色的更正后，我的写作热情迅速降温。我沮丧地意识到英语写作也有必须遵循的模式和规则，这些我当时都不会。如果不尊重写作规范，写作的内容可能就没有意义。这种认知在我的脑海中蒙上了一层阴影。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生，规则和限制带给我的更多的是恐惧，而非启迪。

但在作文底部谢老师的评语又令我重新振作起来，他这样写道：“真棒！你的努力和激情将助你在未来取得成功！我相信你会为英语学习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实在想不通谢老师如何能够预测到我在十年后会从事英语教学和研究工作。感谢谢老师，是他布置的暑假英文日记的作业和他热情洋溢的鼓励，最终促使我走上了探索英语写作学习和教育的道路。

我对英语写作的热情因语言形式的限制而有所减退，在后来写作时就开始变得小心翼翼。高二高三年级的学习对我的英语写作帮助不大，直到毕业我对英语写作都几乎没有提起太大兴趣。毕竟除了几次考试之外，英语写作的练习少得可怜。英文写作只在高一年级的暑假与我短暂结缘后又远离了，只留下我独自在黑暗中摸索出路。

1990年我考入一所师范学院，主修英语教育。当时的课程安排注重英语的听说，其次是语法和文学，英语写作的练习依旧是最少的，对我们来说也是最“没用”的。写作课上老师从词汇开始讲起，然后是语法、句法、段落和文体风格，课堂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写作教科书，分析定义和学习课本中给出的范例，好像写作本身似乎不如“写作知识”那么重要。当我们还没有学完“文体风格”部分时，一学期就结束了，我们也几乎没有写下任何东西。

总之，我不记得大学写作课老师究竟是否教过如何写作，因此写作在我心中变得更加神秘。学习英语写作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自学”和“摸索”的过程。由于缺少恰当的指导和写作练习机会，我开始对写作产生恐惧。即

使是最简单的写作，如用英语写一则学校舞会通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然而我在同学中还不是最差的，在获得学士学位后，我被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为研究生，主修英语语言和文学。研究生阶段，写作实践变得频繁，许多课程都要求撰写学期论文，但写作仍然是靠自己的摸索。

研究生阶段开设了一门写作课，授课老师是一位美国女教师，她要求我们上交几篇文章。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位教师学期还没结束就被学生罢免，或许是因为大家不喜欢她随心所欲的授课方式和态度，我始终不得而知。20世纪90年代，外教在中国已不再像“晨星”那样罕见，学生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他们怀有强烈的信仰和敬意。反而当外教在价值观、思想观念、教学方法等方面与学生发生冲突时，会成为众矢之的，被“群起而攻之”。

在学会写作之前，我就毕业了，成为中国南方一所重点大学的英语教师。在英语系，只有具有良好的口语能力和英语水平（或是最具个人魅力）的优秀教师才有资格教授“综合英语”这门课并担任班级导师。这门课程囊括英语的听、说、读、写四种技能，所占学分也最多（每学期6学分）。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名教师。

“综合英语”每周有六节课，一般一周完成一个单元。每个单元大部分的教学活动都是围绕一篇英文的经典文学作品进行。其中3-4个小时用于对新词、语法点和课文的理解，课后的理解练习时间为1-2小时。另外，课堂中还会就课文的主题或人物性格进行讨论，听读一些与课文相关的材料。有些老师会要求学生们写一篇文章摘要。但实际上，考试之前分给写作的练习时间是所有技能中最少的。

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分别在本科第二年和第四年对英语专业学生的语言能力进行测试。这两个考试都包含写作模块，分值占15%-20%。对老师来说，这个模块既麻烦又可贵。麻烦在于似乎大多数学生根本不知道如何写作。天知道他们写作课上到底在做什么！因此，帮助他们应付考试中的写作任务就落在了我们综合英语老师的肩上。写作模块的可贵在于如果练习得当，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整体成绩。

全国考试前十周，我们会进行两年一次的“填鸭式”培训。在所有快速提高学生写作分数的策略中，“10-12句作文法”的写作宝典受到了老师和学

生的一致欢迎。因为这个公式没有过多的“空泛”的讲述和练习，只需按照模板进行填充练习即可：

模板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段落用 2-3 句阐明主题；中间部分为 2 或 3 段共 6-8 句，举 2-3 个理由支持上述观点；结尾段落用 2-3 句重复观点进行首尾呼应；其中每段都要包括主题句、解释句和举例句。

在此模块的基础上，学生们会按作文各个部分背诵相应例句。由于这些例句适用于任何文章和主题，因此也被称为“万能句”。如此一来，写作就变得非常容易，以至于一些老师把这样的策略当作写作的万能法宝。

经过几周训练，学生们便能以较好的成绩通过考试。但是，他们真的学会写作了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并深感内疚。世纪之交，中国开始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广“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我们到底对学生做了什么？我们究竟是在教他们写作，还是在教他们害怕写作？我个人的英语写作史令自己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接下来，我又在黑暗的隧道中引导学生们摸索前进的道路。不过在隧道的另一端，我依稀看到了亮光，但是要怎样才能到达那里呢？

我自身的写作史充满了迷茫和奋争。我对发现新的文化资源感到惊喜，对获得自由表达的机会感到兴奋，对写作惯例的束缚感到沮丧，对教育环境中相互冲突的利益感到困惑。在这个过程中，我从一个年轻的学生成长为一名英语教师，然后成为一名研究人员，但这种无助感始终困扰着我：我该如何重新燃起英文写作的热情？我能帮助我的学生成为自信的英文写作者吗？

1.2 赋能之路

我的赋能之路始于 2003 年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参加的一次写作会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作为世界上最开放、推行改革最激进的大学之一，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研究英语写作教学，并尝试了一系列创新型课程，其中的一些项目对中国其他大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例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王初明教授在 1999 年开创的“写长法”。这个教改试验通过满足学生的情感需求，将学生从过分强调文字长度和语法准确性等语言限制中解放出来，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英语学习信心和能力，为今后的一系列教学和课程改革奠定了基础。